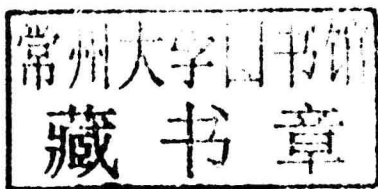




杨机臣 著

威海背影

山东画报出版社



杨机臣 著

威海背影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威海背影 / 杨机臣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474-0116-3

I. ①威… II. ①杨…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7432 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邀编辑 张 杰

装帧设计 李海峰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

规 格 150 × 228 毫米

8.25 印张 42 幅图 20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2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一

通向威海过去和现实的文学隧道

——杨机臣写实文学《威海背影》

故乡，是联系一个人生命和精神的开始与归宿的地方。

提起自己的故乡，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是在故乡还是漂泊他乡，人们都会有很多的感受和述说，有很多的回忆和思念。

中国山东的威海，对于作家杨机臣来说，似乎就是一个不断言说和写作的主题。自2003年，他自写作《拯救威海的记忆》开始，这几年，他又陆续写作和发表了《一个苏格兰家庭的探祖之旅》、《被遗忘的十五万“一战”华工》和《威海人与香港警察》等多篇近二十多万字的作品。杨机臣这些作品的内容，无一不同威海的真实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几乎全是对于威海历史的探寻和独特的感受记忆。珍贵的地方在于，这其中的不少作品内容，不像许多作家的文学作品那样，更多的是单纯描述自己个人的故乡生活记忆，带有明显强烈的私我感受特点。杨机臣的记忆，是报告文学式的真实直接追踪和探寻，是对于威海这座城市历史的走读和感受，因此，它对于人们认识感受这座城市，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建设和遗存积累，无疑都有很多的收藏和参考价值。

例如，《拯救威海的记忆》所报告的内容，就是历史地记录了以张建

国为代表的威海档案工作者，如何不辞艰难和辛劳，努力打捞和寻觅自1898—1930年，英租占领威海三十二年历史档案的情形，既很好地描述了张建国等人执著负责的职业精神，同时又高度地意识并描述了拯救威海断档三十二年的历史对于一个城市的重大必须价值意义。《被遗忘的十五万“一战”华工》，也是在对历史进行艰难的事件人物搜寻与综合的逻辑辨析之后的重要作品。这篇作品，不但将人们忽略或是严重遗忘的历史重大事件进行了现实文学的报告，还原了历史上十五万“华工”悲壮惨烈的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相关内容，还很好地描述了因此事件延续而来的中国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巴黎和会”却受到不公正对待，并因此引发1919年“五四”运动，然后重要的影响了中国社会变革历史的情形。像这样的历史面对和书写，是同那种一个人的历史经历感受描写完全不同的，其内容的厚度和书写的难度都十分明显。故此，它的历史价值也更加突出。

另外像《一个苏格兰家庭的探祖之旅》、《威海人与香港警察》和《全真教与威海》、《老字典里读威海》这些作品，或从一个曾经重要地参与了威海历史的苏格兰家庭的历史描述，或从一批早期威海卫人走进香港从警所经历千辛万苦与悲欢离合的追记写实，或以一些零星遗址为线索，系统挖掘并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道教文化起源与崛起过程的书写，或突出一条脉络将威海不同时期的演变和特别历史区间的记录写作等。这其中都丰富和多样地蕴含着这块土地的历史和生活发展于这里的人们，在长时间的过程中所创造形成的地方文化、风俗、性格等特点，使得威海的历史不再是空洞枯燥的线条和干涩的记述，而有了很多文化情感的血肉内容。

中国自1978年开始实行重大的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历史叙述方面，也出现了更加自觉和多样的接近历史与个性叙述的现象。历史叙述已经不再是简单官方威严和呆板的一种方式，出现了很多从历史的细小或特殊的角度进入历史的现象。采用文学纪事方法参与和表现历史的作品也出现了很多。在这些

从不同的方向走近历史的过程中,历史的现实描述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杨机臣的历史报告,自然也是这种新的历史叙述潮流中的一个表现,并因为它题材内容的相对集中而成了一处独特的风景。

杨机臣在将自己的这些历史写实作品结集出版之前,交给我看,希望我写一篇短文在前。因为这其中的一些作品是经我手发表或此前已经看过,我就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这个要求。但是,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还是再次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作品,也就有了写出我自己对于杨机臣作品的感觉。

首先,我感到,杨机臣的这些历史书写,很明显和强烈地表现了他的历史负责精神和庄重的历史态度。在这些书写的背后,我看不见有哪些书写是出于自己的私利目的和意图。作为一个生活在威海的作家,杨机臣对于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和认真的态度。他可以去写虚构形态的小说,也可以而且已经在商海经营中显示出才能,可他在意识到再现历史对于威海这座城市的价值意义时,他毅然选择了如今这样艰辛严格的历史书写。所以,当他知道张建国等人经历曲折努力打捞威海的历史时,就自然将自己的热情投向了这样的打捞活动;当他知道曾经对于威海的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苏格兰人邓肯·克拉克出生于威海的儿子唐纳德·克拉克对于保留和解析威海的历史具有重要作用的时候,作为一个历史的书写者,他表现出了很多无私动人的热情和襄助行为;对于开始于威海的当年十五万华工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在中国的历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他更是出于一种高度的历史精神给以努力的抢救和辨析表现。等等。凡此这些,使我们看到了一个作家在历史面前的恭敬和充沛的热情,看到了这种书写的高尚与自觉。

现今的历史书写,现象纷呈。这其中有严肃的历史复原,也有不少出于庸俗目的的历史猎奇心理和怪异的历史钩沉,自然也有不少打着历史的旗号谋取现实利益的行为。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接近和表达方式都是值得肯

定的。但是，杨机臣的历史书写表现是一种积极健康的表现。杨机臣的作品，不同于那些只是真实简单的事实记录，他是将一种历史的客观书写和作家的独立判断融合在一起的书写。这种历史的书写态度是自司马迁的《史记》开创的一种积极的历史书写方法，它不仅接近了历史，也为人们认识和了解历史提供了个人的引导。如对于唐纳德·克拉克在威海历史上的作为，作者就是在客观地记述了这种历史的贡献的同时，也明确地表明，这种贡献其实是在一种民族的强权侵略占领下的产物。这种对于事实的尊重和对于历史的评价就具有了真正的历史品格。

历史其实并不是冷冰冰的文字图像记录，历史是有情感精神的温度的。问题在于，历史的书写者在自己的书写过程中是否感受到这样的情感精神温度。杨机臣在自己的历史报告文学中，就时常发现和表达这样的温度，使人感动。例如在小邓肯为张建国他们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和当时真实唯一的威海区旗以后，张建国等出于正常的规则提出付费的意图时，对方明确而深情地给予拒绝，而更加看重历史和友谊的联系。像在叙述当年的“华工”的经历和生活情景时多处流露出的哀痛感情，像《家事细说》中既想塑造女儿又时常流露出对女儿过多严厉态度的矛盾情感，像郑维屏不曾被日本人的25万美元所诱惑，坚持不同日本人合作并参与对日本人的抵抗，最后却因为同八路军有过摩擦在1952年被处决了等不少情节和细节的生动表达，使得历史的内容有了人们可以感知的人性情感内容，在文学的感染力上也有所增强。

历史虽是一个过去的静止的对象，但对于后来人，历史又可能成为充满谜团和动态的对象。尽管人们总在追求着真正的历史表现，但又有多少人的努力能够真正地再现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呢！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邱吉尔更加极端地说：“与其创造历史，不如写历史。”这些都说明了接近历史的不易。因此，对于历史的任何一点接近，都是有价值的工作，必然有益于历史。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对于杨机臣笔

下的威海历史现实书写给以积极肯定的评价。虽然他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有时还不够细密，书写的笔触走动的稍快，在应该停顿的时候欠缺停留和扩展，在对于历史人物的描写还需要更加个性和深入等，但我依然认为，杨机臣的这些书写是紧密地贴紧和连接在威海的历史上的。威海在，杨机臣的作品就存在着自己的魅力和价值。或者也可以认为，杨机臣的作品，事实上已经是通向威海历史和现实的一条文学的隧道，从文学的角度，将人们引导到威海的过去和现实。

李炳银

2009年12月3~5日于北京

序二

在海岬上钩沉

有作家曾经如此说过：对于一个具备基本文字能力的人来说，写作是正常的，不写作才是不正常的和不当的。这种说法，乍一听会为之惊讶，细思则深以为然。是的，写作不过是一种表达，与说话类似，它是所思所想的释放，是独自一人时的倾吐。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是很容易在某一天忽然要写点什么的，就像一个健谈者难以抑制他的侃侃而谈。

杨机臣的写作正是这样。他在当上企业老总多年后，在中年这一“不学艺”的人生时段开始的写作，是人生走到这一步的必然：半辈子的生命体验和对生活的认知感悟，让他不吐不快。早年供职于党政机关时，他曾经从事过文字工作，所以对于写作并不陌生。他又是一个特别勤奋特别用心的人，他以经营企业的劲头经营自己的写作，很快就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国内最有影响的散文杂志，诸如《中华散文》、《散文》、《美文》等经常可见他的作品，《雨季心思》、《海湾悠悠》等作品还被各种选刊、教科书和学生课外阅读资料频频选载。短短几年时间，他就出版散文集多部，其中《海隅印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还荣获了首届“冰心散文奖”。

读过杨机臣许多散文作品。他的散文有短有长，短的几百字，长的数

万言，所写多与故乡的历史风物、人与事有关，与记忆和怀旧有关。无论是短章还是长文，读来感觉都颇有内容，极富灵气。他的写作是放松的写作，是平常心的写作，不故作矜持，也不故作高深，因而其文笔有着行云流水般的明快洒脱，绝无矫饰和滞涩之感。他的文章自始至终流露着真性情，有一种明朗、坦诚的风格，而且他始终葆有纯朴的民间情怀，把自己放得很低，在他那些拉家常般的文字中，乐观、幽默和自我解嘲随处可见。我从他文章中看到的，也决不止于丰富的知识、不俗的见解和俊逸的文采，更重要的，是饱经历练者那种朴素率真的生活态度，和游刃有余的人生智慧。他似乎天生具备点石成金的本领，写作素材在他可谓俯拾即是，似乎从来没有匮乏过，永远也不会枯竭。然而，正在我们为其强劲的创作势头惊讶的时候，他又悄悄地来了一个华丽转身，写起了纪实文学。2003年以来，《中国作家》、《报告文学》等大型刊物先后推出了他多部长达数万字的中篇纪实文学作品。

中年人的写作，往往有“向后看”的倾向。而纪实文学又主要是一种“向后看”的文体，所以，杨机臣由散文写作踏上纪实文学写作的道路，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他从挖掘记忆、追溯个人的生命历程开始，逐渐扩大题材领域，在纪实写作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广阔的写作前景正在他面前迅速展开。

持有现实主义写作观的作家，会知道自己的写作对本土负有责任，因为他的题材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脚下生养他的土地。杨机臣的写作也是如此。他的散文和纪实文学主要是对本土历史文化的记录和书写。这是一种源于故土情结的自觉选择。故乡威海位置独特，因而有着很不一般的历史文化：道教的许多遗迹和传说，清朝北洋水师覆灭留下的沉痛记忆，英租三十年的殖民地历史……这一切，在他的散文中已有相当程度的记写和叙述。纵观他的散文，会发现不少作品已经具有明显的纪实色彩。他在近年转向纪实文学的写作，应该是碰上素材富矿之后的必然选择。

杨机臣的纪实文学作品，其中多篇的主题，可用他的一个题目来概括：拯救威海的记忆。这些作品的产生有一个共同的契机，那就是突然冒出来的档案资料。前些年，威海市档案局积极联系英国方面，获得了大量英租期间的档案。正是在这些档案中，作者获取了极富参考价值的史料，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系列的发掘、梳理、调研和想象，让僵死、枯燥的资料复活、生动起来，变成了一幕幕可视可感的活剧。

本书正是作者关于威海历史记忆的纪实文学作品的集结。

《拯救威海的记忆》是杨机臣首部中篇纪实文学作品，记述的正是威海市档案局赴英查档的复杂、动人的故事。档案是以文字和实物的方式留下的记忆，我们知道，大到民族，小到个人，失忆都是可怕的，是令人惶恐不安的。威海因为曾经是英国殖民地，缺失近百年的档案，是一个记忆残缺的城市。“拯救威海的记忆”乃是一个迫不及待的事情，充满了悬念，异域查档的故事便显得分外迷人。杨机臣的叙述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现实的记述中穿插了历史的回溯，使得读者在阅读中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找回一个城市的记忆的焦灼。文章所记录的不仅是威海档案人员一次又一次的赴英查档行动，还有英国民间人士对查档的热烈回应。在写中方档案人员探访七十多岁的苏格兰老人小邓肯时，有这样感人的记述：小邓肯的父亲D·克拉克患偏瘫症卧床七年，临去世之前，还对儿子讲述当年在威海卫的事，并留下了录音。中方查档人员通过录音机，听到他用地道的威海方言说：“中国太好了，威海卫太好了，我真想那儿……”由此，我们可以感知到中西方人共同的怀旧情结。正是这种一致的情感趋向，才使得查档成为可能，并且得到了英国官方与民间的积极合作。而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这些细节的描写上，显示出它不同于其他文体的感人力量。

关于记忆的拯救是成功的，关于拯救的记述也是成功的。正是在这一篇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另外一部纪实文学作品：《一个苏格兰家庭的探祖之旅》。这是赴英查档故事的后续，记述的是苏格兰商人邓肯·克拉克的

孙子、年逾七旬的小邓肯在阔别威海六十六年之后故地重游，追寻祖辈和父辈记忆的故事。邓肯·克拉克是英租时期在威最重要的苏格兰商人，“两代人四十多年的奋斗，邓肯家族在威海建起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他的投资涉及旅游、市政、交通、地产、农业和教育领域，是近百年来威海最大的外资商行，对当时当地经济和社会生活以至相当长的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一个家族，对英租时期的威海有着巨大的贡献。两代人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历史记忆，使得家族长辈多年来一直处于深深的怀旧情感之中，对异国他乡的威海可谓魂牵梦萦。小邓肯的威海探祖之旅，旨在追寻家族五代人的记忆，释解他们浓重的威海情结，因此是一次意义非凡的跨国寻根行动。善于捕捉题材的作者，敏锐地意识到机会的难得，以摄影师的身份作了全程陪同，和小邓肯一道追溯历史，探查邓肯·克拉克家族在威海留下的建筑遗迹，寻访祖辈一百多年的非凡历程。这样切近而亲密的接触，使得作者成功地掌握了全部素材，并顺利写下了这样一篇长文。作者详尽地记录了小邓肯探祖过程的诸多细节，又以频频闪回的笔法贯通了百年记忆，梳理了邓肯家族在威海的历史脉络，讲述了两代人在威海的故事，以及他们回国后对威海的怀念之情。文章气韵饱满，令人感动又令人回味。

《被遗忘的十五万“一战”华工》同样是一部来源于英方档案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告诉我们，一战中，中国一共有十五万华工赴欧参战。正因如此，中国北洋政府成为了协约国的一员，在战后也终于享受到一次久违的战胜国的滋味。然而，赴欧参战的十五万中国劳工是付出了惨重代价和牺牲的。如此重大的旧闻，如此沉重的题目，对于作者来说，所激起的不仅仅是探究来龙去脉的兴趣，更重要的是一种钩沉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许多年过去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包括我）竟然没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怀着一种愧疚心情，我开始研究这段历史，以挖掘九十年前发生在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始终如一的故土情结，

让作者充满激情地投入到研究采写工作之中。由文本透露的信息，我们可以知道，作者在查阅了大量英方档案的同时，还查证了中方文史资料，采访了本地民间人士，故而所写逼近了真实，又做到了具体生动。这部作品题材宏大，背景复杂，但作者敢于直面挑战，其宏观把握颇具气势，叙述大开大合，遒劲有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认真分析了一战时中英法三方上层决策者各自的心态，并间以场面和对话的描写，使得某些可能非常枯燥的概述，变成了好看易懂的“三国演义”，格局上也显得比较大气。如此这般记写中国劳工的纪实文学作品，在大陆当属首篇。这是一次了却沉重心愿的写作，作者煞费苦心地写下它，体现了自己的良知，也实现了驾驭题材上的某种超越。

威海这块土地需要拯救的记忆很多。四万多字的《威海人与香港警察》，是对沉潜的威海记忆的又一次打捞：“威海素有侨乡之称，据不完全统计，仅香港侨胞就有五六万之众。不仅如此，以香港为跳板，他们的子孙及亲朋好友走向世界各地不计其数，而且绵延近百年生生不息圈子越滚越大，未来其必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海外华人势力。寻本溯源，九九归一，这支人群的根始于自1922年起赴港从警的威海先人。他们虽然早已逝去，却不愧为威海人乃至中国人融入国际化的先驱与探索者。”对于威海和威海人来说，对这一题材的重视和执著挖掘，难能可贵，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庆幸杨机臣有此慧眼的同时，更加庆幸作者本人就是一个香港警察的后代：儿时爷爷发黄的老照片是一个悬念式的存在，诱惑他在几十年之后去破解历史之谜。因为有感情上的维系，其工作才有了非凡的热情和巨大的冲动。于是，难以考据的资料浮出水面，蒙尘的记忆被渐渐拭亮，僵死的历史复活和流动了。其实，爷爷的老照片只是一个缘起，爷爷的故事也只是一个楔子，在此，作者的眼光是宏阔的，他追寻的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一个史实的流变。“我爷只是沧海之一粟，似流星一闪即逝。然而，他的人生因此而饱满丰厚。”这句话说得好。其实，那数百个远赴香港当

警察的威海人，哪个不是如此？还有他们的后裔，都因这一历史机遇改变了人生轨迹。在写到威海籍香港警察的后裔、消防界精英宋修民的时候，作者说：“如果说我的人生可窥我爷以及众多还乡香港警察回乡后人生及家庭轨迹，那么宋先生的人生则典型地反映了香港警察从警及迁居香港后漫漫人生路上的悲欢离合……”是的，正是在宋家两代人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比较完整的、浸渍着血泪的乔迁史和奋斗史，也更加清楚了这部纪实作品的内涵。作品中，值得特别重视的一个人，是蜚声香港政坛及海内外的政界人士梁振英，这个威海“柴顶子人”的根苗，不仅是威海港督后裔中的翘楚，还是香港市民所推崇和追慕的榜样；他靠底层打拼终至脱颖而出，显示的不仅仅是威海人可贵品质的传承，还有更加耐人寻味的东西在其中。这不禁让我意识到，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移民已成平常事的今天，作者对这一题材的追寻，是特别新颖别致，特别有现实意义的。而综观杨机臣的纪实文学写作，可以说，他的目光是深远的，其对地域性历史题材的探究、发掘和思考，所触及的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大命题，因此作品往往具有某种文化上的意蕴，等待我们用心省察和感悟；他“向后看”的寻根，也总是带有“向前看”的现实意义。

本书还收录了两篇散文：《全真教与威海》、《老字典里读威海》。前者写的是对威海境内全真教历史踪迹的探寻、考察，主体的思索充溢于字里行间，因此称之为文化散文似乎比较合适；后者写的是对威海这个城市的历史追溯，体现了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这两篇散文都是作者正式开始纪实文学写作之前的作品，现在看无异于前期演练，属于热身运动。由其不算短的篇幅，可以得知他对本土历史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同时也可感觉到他将往纪实写作方面转向的趋势。在此类文章中，他写作纪实文学的那种思路大开、御风而行的激情和快意，已经显露无遗。对于这本纪实文学作品集而言，这两篇散文自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它从面上介绍了威海的历史，也补充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点：全真教的历史；而这，似乎是不可缺

的。

纵览杨机臣的作品，可以感知到：多年来，在写作的路途上，杨机臣始终在勤奋地耕耘，执著地寻找，不倦地探索。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他的故土情结，他所取得的成绩，他对威海的贡献，实在是非常可贵，非常值得珍视的。对于文学写作而言，不存在地域的中心和边缘之分，曼哈顿与上海，与威海，与任何偏远贫穷的村落，其实是一样的。故而，对于置身地理意义上的边缘的写作者来说，写好脚下的土地，就有可能是写好了重要的东西。是的，我们可以相信：以地方的发现为中心的表达，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最后我想郑重地说：威海需要杨机臣，文坛需要杨机臣。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散文和纪实文学的写作中，杨机臣必会有更加丰厚、更加令人瞩目的收获。

张洪浩

2010年4月8日

目 录

- 序一 通向威海过去和现实的文学隧道
——杨机臣写实文学《威海背影》 李炳银 / 1
- 序二 在海岬上钩沉 张洪浩 / 6
- 被遗忘的十五万“一战”华工 / 1
- 一个苏格兰家庭的探祖之旅 / 40
- 拯救威海的记忆 / 91
- 威海人与香港警察 / 122
- 全真教与威海 / 191
- 老字典里读威海 / 227
- 守望这片古老的海（代后记） 杨机臣 / 241

被遗忘的十五万“一战”华工

我们的饭店坐落在与刘公岛相对的一座小山上。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有54000名赴欧洲参战的中国劳工在此被招募与训练，并由此地的高丽码头乘船抵达法国战场……一战中，中国一共有十五万华工赴欧参战。正因为此，中国北洋政府成为了协约国的一员，在战后也终于也享受到了一次久违的战胜国的滋味。

战胜国对于中国而言是一种荣誉。然而，对于赴欧参战的十五万中国劳工来说，付出的惨重代价和牺牲，却令人心颤。

许多年过去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包括我）竟然没人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些曾为中国赢得战胜国地位的十五万名一战华工们已被人们所遗忘……怀着一种愧疚心情，我开始研究这段历史，以挖掘九十年前发生在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以工代兵”方略

1914年6月28日，奥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带着想吞并塞尔维亚的用心，偕同妻子到波斯尼亚检阅军事演习，在萨拉热窝遭遇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暗杀。这次事件成了战争的导火索。一个月后的7月28日，奥国对塞尔维亚宣战。8月1日、3日，德国分别向俄、法宣战，由此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战。这场战争长达四年之久，前后被卷入战争的有六大洲的三十三个国家、十五亿人，大约有七千万人被动员参军。

以英、法、俄为首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代表的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